



30年前的中医少年班

“

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名声在外。很少有人知道山东中医药大学也曾经办过少年班,专攻中医。“少年学医在泉城,书声琅琅震寰中。”看似寻常的诗句,诉说的就是这段佳话。

“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刘更生说起往事,依然难掩兴奋。“1985年至1987年招了3届,一共147名学生。”

当年为什么办这个少年班?曾经的中医少年们,现在过得好吗?

一 从娃娃抓起 练好“童子功”

学校派出数十名老师,分赴省内各地市重点中学进行宣讲和面试,在14岁至16岁之间、成绩优秀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

“了解少年班,你必须见张奇文老先生,他当时任山东中医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前身)党委书记。”刘更生说,中医少年班就是张奇文一手创办的。

张老已83岁高龄,退休后回到老家潍坊开了百寿堂,“沉潜社区,问病乡里”,远近闻名。“一老一少”,是张奇文平生最欣慰的两件事。当然,没有前者,可能也就没有后者。

“一老”,即主编了《名老中医之路》一书。1980年起,《山东中医学院学报》推出《名老中医之路》专栏,邀请全国著名中医学者撰文,回忆其从医道路和治学经验。之后,张奇文与周凤梧、丛林合作,主编《名老中医之路》一书,由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2005年这本书再版后,12年里12次印刷,一书难求。国医大师邓铁涛称该书是一部20世纪当代名医的“成才史”,是一部世界独有的中医教育史,也是一本20世纪中医传奇文学。

“整理他们的成才经历中,发现绝大多数老中医都是少年时就开始涉中医。我认识到,中医培养要从少年抓起,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中医后继乏人和从业人员素质下降的局面。”张奇文10岁学医,背书切药,深知练好“童子功”的道理。

由此,张奇文萌生了“一少”的念头,即开办少年班。

开办之前,个别人也有疑问:“预科3年其实就是高中,大学里办高中,合适吗?”张奇文说,类似说法没有动摇他的决心,“我们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充分论证,从山东省委到学校,一致表示支持。省里不少老领导都在我这儿看过病,都说这是创举,一定要搞成功。”

少年班招生紧锣密鼓。学校派出数十名老师,分赴省内各地市重点中学进行宣讲和面试,在14岁至16岁之间、成绩优秀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中医世家、骨干的孩子,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取。

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名噪一时。中医少年班也自带光环,引来众多多少男少女竞相参与选拔。自1985年起连续3年,每年秋天都会有一批少年走进山东中医学院校园。

在学校图书馆,记者找到一卷泛黄的1985年的《山东中医学院学报》合订本。当年第三期开设了《关于举办中医专业少年班的讨论》专栏,张奇文的《木业有专攻》被作为开篇;第四期刊出的,是关于少年班教学计划的征求意见稿。一石激起千层浪,众多中医名家纷纷回信,争相建言献策。

“举办中医专业少年班,是振兴中医、发展我国传统医药,培养具有较高水平的中医药专业人才所急需的。”时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研究员的王伯岳,曾在媒体呼吁开设中医少年班,没想到山东中医学院“把大家的愿望变为现实,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医专业少年班,为中医教育事业谱写了新篇章。”

他写去2000多字的一封信,提出建议:“前期课程中,是否应有多部中医古籍的概略介绍”“我认为计划中的参考读物太多了,学生难以承受”……

“中医学院已经办了快30年,都是一个模式:既缺乏中医特色,又不具备社会竞争力。”江西中医学院黄海龙、万兰清来信夸赞,“中医少年班的举办,打破了这种沉闷的空气,是中医药教育改革的一枝迎春花。”

二 超7成毕业生成优秀中医人才

少年班学生如今遍布世界,大都还是从事医学工作。学校对三级少年班进行追踪调查表明,有70%以上的毕业生成为优秀的中医人才。

山东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郭栋,至今记得32年前的那次面试。他所在的淄博一中,冯玲、韩宁等4位同学顺利入选少年班,自己却未能成为幸运儿。与4位同学再聚首,已是3年后。郭栋通过高考成为山东中医学院89级的一名本科生。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喜欢称呼大学生为“天之骄子”,用到少年班学生身上,恰如其分:就餐有专门食堂,早晨6点跑操,晚上统一自习,大声背诵中医经典,构成了少年班学生的特色生活。

“这些孩子都是各学校选拔来的尖子生,思维活跃,表现突出,在学校里特别引人注目。”时任85级少年班辅导员、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党总支书记的唐迎雪说,学校运动会的前三名有少年班学生,各种文艺演出表现活跃的也不乏少年班学生。

87级少年班学生曲夷说,少年班学制8年,预科3年学习高中全部文化课,加上中医经典串讲,背诵《汤头歌诀》《药性赋》《濒湖脉学》等,强调要学好古汉语和一门外语。本科5年与普通班相比,更加强化中医经典课程学习,延长临床实习期,增加专科定向实习。

少年班培养重点和目标主要是:“精医理”,即精通中医理论,掌握中医理论精髓和中医思维方式方法;“懂文理、哲理”,即加强古汉语和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文化教学;“早接触临床”,采取临床带教导师制,实施专业定向培养。

少年班停办10年后,该校5位教师做了一项详细调研:少年班学生的专业思想和专业基础牢固,成绩普遍好于普通班学生;毕业后这些学生的综合业务水平、中医理论水平、外语水平、工作态度、动手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等,也明显强于普通班学生。

2016年秋,张奇文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85级少年班学生丁霞招呼3个年级在京的学生,一时聚了20多人来看他。看着这些当年睡觉还蹬被子的孩子,如今成了北京各大医院、高校、研究机构的骨干、负责人、带头人,张奇文十分欣慰,不禁多喝了几杯。

丁霞一口气读到博士毕业,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她与87级少年班学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副院长赵琰向张老表示感谢:“没有您当年的努力,就没有我们这些人的今天。”老人止不住眼圈红了。

朱世杰,87级少年班学生,刚从中日友好医院调任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主任,戴一副眼镜,上学时就爱笑,现在对病人也常常微笑。

“张老,您还记得吗?您说背书是学医的基础。”朱世杰端着酒杯说,“您当年说,少年背书如以凿刻石,永生不忘;中年背书如以刀刻木,记忆不深;老年背书如以锥锥水,旋背旋忘。我到现在都记得呢!”

曲夷的同窗张荣利,来自山东泗水,开朗、有主见,写得一手好字,自少年班毕业后又先后攻读中医内科、药理,从清华大学博士后出站后,进入北京大学从事心血管生理学及药理学研究工作。

天南,地北,海外,少年班学生如今遍布世界,在国外的就有20多人,大都还是从事医学工作。学校对三级少年班进行追踪调查表明,有70%以上的毕业生成为优秀的中医人才。

“中医少年班,开创了中医高等教育长学制的先河,原先5年,我们8年,同时也是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的有机结合。”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高树中说。

三 传统中医班再续前缘

尽管中医少年班停办,山东中医药大学探索的脚步却没有停止。停办少年班10年后酝酿设立的传统中医班,根据学习成绩、加试成绩,从刚升入大二、本硕连读七年制学生里,选拔出可以进入传统中医班的人选。中医少年班的办学理念、培养模式、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经验教训等,都是有益的借鉴。曲夷,这位昔日的少年班学生,接过上一辈老师的接力棒,加入传统中医班学生的教学培养行列。

“传统中医班与普通班的最大区别,就是增加传统文化课,减少西医课程,把中医西医课程比例调整为5:1;淡化英语、计算机课程;增加实训实践和技能,采取传统师带徒形式。”2006级传统中医班班主任、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张庆祥说。

作为传统中医班的“设计师”,时任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新陆说,开设传统中医班,就是要传承中医的“原始基因”,培养中医思维,孵育“原汁原味的中医”。

传统中医班,从培养方案到课程设置,特色鲜明,一以贯之。

重素质,厚文理。传统文化学习和中医思维养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强调。《〈四书〉概要》《〈周易〉概论》《考古发现与中医学》《说文解字》解读《红楼医事》等15门传统文化课程,成为必修课。重传承,通经典。“四部经典”自不必说,《难经》《中医文献学》等也成必修课,中医经典背诵课程更成为一大特色。重实践,早临床。传统中医班配备了学业导师、临床导师和技能导师。从第二学年开始,每周至少有两个半天到医院实践,每年两次集中见习,毕业实习延长至两年半。

四 探索中医人才培养模式

除了少年班和传统中医班,山东中医药大学还办过中医文献班,旨在让学生扎实掌握中医文献和经典;全科中医方面有2009年开设的鹤华班,秉承“更全科、更中医”的理念,培养既传统又现代的医学人才。

当下,更让师生们振奋的,是2017年开设的扁鹊班。上一年的新生中有150多人报名,经两轮筛选留下40人,编为预科班,2017年下半年再精选出20名。郭栋介绍,预科班学生早上晨练,或者练习太极拳等传统体育保健课目,诵读经典,识药采药,习练外治方法,着力培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和感悟,目的是从中选出矢志投身中医药事业的同学。在借鉴中医少年班和传统中医班的经验基础上,扁鹊班的培养方案也将更加完善合理。

中医人才培养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扁鹊班如何才能办得更好?郭栋前几年参与了有关部门一项关于建立中医师承教育制度的研究项目,对此有着深入思考。他总结为32个字:注重经典,根底扎实;志趣为先,习在临证;言传身教,教学相长;一脉相承,流派纷呈。

据《人民日报》



87级少年班同学与老师在运动会后合影。资料照片